

基督徒在奧里薩遭受迫害

《America》雜誌 2008年9月22日社論

譚嘉偉譯

聖雄甘地六十年前被極端印度教教徒暗殺，印度國民把他視為國父，今天這國家卻面對有違甘地夢想嚴峻的威脅。甘地一直渴望看見的是：印度眾多信仰傳統達致宗教和睦。在奧里薩邦(Orissa)和中央邦，因為一名印度教的領袖被殺的事沒有找到解決，導致幾天內發生可怕的暴力事件，憤怒的暴民殺害了數十名基督徒和燒毀了幾千個家園。

幾星期以來，國家政治會議及自然災害壟斷了美國傳媒的報導，使美國人眼中對印度面對的困難顯得模糊，不論暴力事件的範圍及兇殘程度，美國的報紙和廣播媒體都沒有報導。

整個地區有超過八十座教堂被摧毀，孤兒院、修道院和祈禱場所均不能倖免。基督徒被指控「強迫他人歸依」和「以金錢引誘他人歸依」。暴力揭露了在印度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對非印度教徒的宗教仇視正有如病毒一般的速度蔓延。

雖然印度迄今倖免於困擾一些鄰國的原教旨主義惡夢，但這一次危機使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面對最大的考驗：印度能否在西歐堅固的俗化主義和在其他地方根深蒂固的宗教國家主義之間找到中庸之道？

這不僅是對生活在恐慌中的印度農村基督徒的威脅，而更是對印度作為一個多宗教、多種族融和國家的整個自我認同的威脅。自從1947年的分裂之後發生痛苦的宗教和種族衝突，印度一直堅決

地拒絕被確定為一個印度教國家，或甚至為一個宗教國家，而且很快地認定在共同一個法治下，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基督徒、穆斯林教徒和其他人可以共存。最近發生的事件令人對這個觀念的耐久性突然產生質疑。

可以做些什麼幫助奧里薩邦和印度其他農村地區陷入困境的基督徒呢？眾多事件充分證據顯示，奧里薩警方處理這些案件未有盡力，印度基層政府沒有盡到保護市民的責任。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或不願意平息暴亂情況和阻止進一步的攻擊，國家政府就應秉承其義務，派遣大批部隊保護少數群體，以及恢復受害者之間的相互信任。若這種暴力行為發生在孟買或新德里，而不是邊緣化和貧困的奧里薩邦，這些激烈的措施可能早就被命令下達。

第二，我們必須知道，雖然這個問題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宗教衝突，其實當中牽涉複雜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推動這次暴民暴力事件。奧里薩邦長期以來在政府投資和注意方面，處於被忽視的落後狀態，以致它的貧富懸殊問題比印度其他地區更明顯。由於基督教傳教士往往開辦的學校使印度等級制度底層的人能學習英語和獲取符合市場需要的技能，生活得以改善，但同時也標誌著奧里薩邦很多生活落後得更遠的人的沮喪，使他們產生對基督徒的怨恨。印度政府應對如奧里薩邦這些被忽視的邦給予新的關注，否則，任何堅持宗教寬容卻不伴隨經濟改革的政策，是毫無意義的。

任何民主體制都面對兩個潛伏的危險，就是肆無忌憚的民族主義和普遍的經濟不平等現象，這兩者都可以在沒有參與印度經濟持續增長的地區看到。真誠的努力解決經濟不平等問題必將有助於檢視民族主義的增長，因為民族主義的增長往往是由於經濟挫折而引起的，而不是由於人們自我沉醉於宗教或種族差異。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呼籲和平和譴責襲擊的聲明中，提及印度長期以來引以為傲的宗教寬容的傳統：「我想請宗教領袖和政府當局共同努力，重新建立各社會群體之間的和平共處與和諧，這和諧一直是印度社會的標誌。」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不僅僅是奧里薩邦的基督徒蒙難，而是所有印度人將受到同等的苦難，因為他們將看到聖雄甘地偉大夢想的喪亡，甘地一直希望「印度母親擁抱她所有的孩子」。